

增補宋元學案

冊
三

雙峯學案表

饒魯

陳大猷

湛

黃勉齋李宏

吳中

朱以實

子公遷

洪初

南溪強恕門

王

王逢

何英

晦翁清江再

傳

李仕魯

吳存

劉耳

梧岡同調

羅天西

趙良淳

萬鎮

湯伯陽

魯士能

程若庸

金若洙

范奕

吳錫疇

程鉅夫

揭傒斯

趙孟頫

林夢正

徐一夔

曼碩講友

周棐

始豐講友

吳澄

別爲草廬學案

許應庚

附弟應庭

王忒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饒應中

熊凱

熊良輔

見下泉峯門人

龔煥

熊良輔

汪華

從子

應昇

從孫

克寬

從孫
時中

汪相

吳迂

汪克寬

見下東山再傳

鄭合生
戴璫

蔡汝揆

羅椅

史泳

李實

徐道隆

子載孫

景程同調

私淑

袁易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吳存

見下梧岡同調

方暹

別見勉齋學案

宋元學案卷八十三

餘姚黃宗義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雙峯學案

祖望謹案雙峯亦勉齋之一支也累傳而得草廬說者謂雙峯晚年多不同于朱子以此詆之予謂是未足以少雙峯也獨惜其書之不傳述雙峯學案

梓材案是卷學案多仍梨洲原本之

舊謝山修補未完

黃柴門人

朱劉再傳

文元饒雙峯先生魯

饒魯字伯輿一字仲元餘干人髫齡有志于學稍長從黃勉齋榦李宏齋燔學勉齋問論語首論時習習是如何用功先生曰當兼二義繹之以思慮熟之以踐履勉齋大器之嘗以易赴棘試不遇遂歸專意聖賢之學以致知力行爲本中書舍人趙汝騰御史董槐左司諫湯中提刑蔡杭等皆相爲引薦召不起時理學大明師儒攸屬四方聘講無虛日作朋來館以居學者又作石洞書院前有兩峯因號雙

珍微宋版印
峯門人私諡曰文元所著有五經講義語孟紀聞春秋節傳學庸纂
述太極三圖庸學十二圖西銘圖近思錄註

百家謹案黃勉齋幹得朱子之正統其門人一傳于金華何北
山基以遞傳于王魯齋柏金仁山履祥許白雲謙又于江右傳
饒雙峯魯其後遂有吳草廬澄上接朱子之經學可謂盛矣
祖望謹案草廬嘗曰朱子中庸章句或問擇之精語之詳矣惟
精也精之又精鄰于巧惟詳也詳之又詳流于多其渾然者巧
則裂其粲然者多則惑澄少讀中庸不無一二與朱子異後觀
饒伯興父所見亦然恨生晚不獲就正之則雙峯蓋亦不盡同
于朱子者

雙峯語錄

下學上達意在言表程子此語蓋爲讀書者言讀書是下學之一事
蓋凡下學者皆可以上達但恐下學得不是則不能上達耳且如讀
書則聖人所以作經之意是上面一層事其言語則只是下面一層
事所以謂之意在言表若讀書而能求其意則由辭以通理而可上
達若但溺心于章句訓詁之閒不能玩其意之所以然則是徒事于
言語文辭而已決不能通其理也程子曰玩其辭不得其意者有矣

又曰前儒矢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此皆下學得不是而無由上達者也

問夫子所謂下學兼知行否曰夫子此章只說知惟程子引此以釋忠恕違道不遠曰斯下學上達之意卻是兼知行說

問或問云上達而與天爲一是知行都到能如此否曰與天爲一亦以知言方其未上達時與天隔幾重在及其既已上達則吾心卽天天卽吾心但聖人之上達與學者之上達有遲速之不同聖人才學便達學者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久後方貫通

問人門涵養之道須用敬否曰固是如此但工夫熟時亦不用說敬只是纔靜便存而今初學卻須把敬來作一件事常常持守久之而熟則忘其爲敬矣

問明道教人且靜坐是如何曰此亦爲初學而言蓋他從紛擾中來此心不定如野馬然如何便做得工夫故教他靜坐待此心寧後卻做工夫然亦非教他終只靜坐也故下且字

因言調息箴亦不可無如釋氏之念佛號道家之數息皆是要收此心使之專一在此若此心不存則數珠之數數息之數皆差了調息亦然人心不定者其鼻息之噓氣常長吸氣常短故須有以調之息

數停勻則心亦漸定調息又勝數息

須是靜方看得道理出廬山諸人如蔡元思胡伯量輩皆不肯于此著功見某有時靜坐諸公皆見攻以爲學禪雖宏齋亦不能不以爲慮也

看道理須是涵養若此心不得其正如何看得出調息箴亦不可無蓋心固氣之帥然亦當持其志無暴其氣也

梓材謹案雙峯語錄諸條與附錄俱從程氏讀書分年日程錄出謝山于是卷劉記雙峯講義是又欲補而未得者

附錄

明甫見勉齋說性者萬物之一原明甫曰在廬山時饒師魯曾如此說來勉齋曰是他這事物靜了看得如此

梓材謹案據此則先生亦名師魯矣

雙峯講友

處士方連雲先生選 別見勉齋學案

雙峯門人 朱劉三傳

州判陳東齋先生大猷

陳大猷字文獻號東齋都昌人師雙峯饒氏歷仕至從政郎改黃州

軍判官著尚書集傳會通子滯

隱君吳準軒先生中

吳中字中行號準軒樂平人早慕伊洛之學聞雙峯饒魯得考亭朱子正緒往從之遊盡得其緒論體認精詳隱居不仕名藉藉當時部使者稅駕其門因質曰論語言心凡幾等卽應聲曰簡在帝心天地之心也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之心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亞聖大賢之心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衆人之心也使者愕然歎服惜其嘉言善行不盡傳于世

縣令羅柘岡先生天酉

羅天酉字恭甫新昌人師事雙峯成開慶進士以格非心去非入對策丁大全擯外歷官知懷集縣不期年而治成父卒服除賦詩有云三釜爲親今莫及萬鍾于我復何加遂不起所著有柘岡集

修

知州趙先生良淳

趙良淳字景程餘千人忠定公汝愚曾孫少學于其鄉饒雙峯知立身大節及仕所至以幹治稱以蔭三遷至淮西運轄改知分寧劇邑俗尙譁訐先生治之不用刑戮不任吏胥取民之敦孝者尊禮之其桀驁者乃繩以法俗爲少革秩滿知安吉州時元兵垂至知州李庚

先遁百事隳廢先生至凡所以守禦之備悉舉行之飢歲盜起勸富人出粟賑之嘗語人曰使太守身可以濟人民亦所不惜其言懇懇足以動人人皆倒困以應且以義諭盜卒爲良民及兵圍城率衆城守元將范文虎遣使招降先生焚書斬其使卒爲吳國定所賣先降先生自縊死其妻雍氏同縊于郡治之集芳軒

參軍萬先生鎮

湯先生伯陽合傳

萬鎮字子靜平江人師方明甫饒雙峯而雙峯尤愛之嘗稱天下讀書湯伯陽第一子靜次之梓材案湯伯陽一統志作伯易鄱陽人亦雙峯弟子天下讀書云云雙峯謂魯時舉語賈似道帥荆辟先生爲

公安竹□書院山長不赴登淳祐庚戌第授澧州司戶參軍著有左傳十辯倣晦翁社倉率鄉人以爲規矩魯士能嘗曰子靜言語懇懇極古今事情非老生常談也

錄事魯寶潭先生士能

魯士能字時舉平江人淳祐閒進士從饒雙峯學自號寶潭爲監利令辟充沅州錄事兼餉事時呂政帥貪酷沅有叔訟姪分金者委先生勘帥意有所望而先生得誣狀據事申之呂大怒遣卒覈所掌軍

餉餉積三十餘年至是啓之耗五十石責先生償白于朝廷追毀出身文字羈流沅州六年呂死事得白先生受誣與得直並無喜憂色既歸講學道巖

山長程徽庵先生若庸

程若庸字逢原休寧人從雙峯及沈毅齋貴瑄得朱子之學淳祐閒聘湖州安定書院山長馮去疾創臨汝書院于撫州復聘爲山長咸淳閒登進士授武夷書院山長累主師席其從遊者最盛稱徽庵先生所著有性理字訓講義太極洪範圖說陳定宇極稱其字訓雲濠案黃氏補本續云吳草廬澄其門人也

斛峯書院講義

龜山先生楊文靖公曰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于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其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又嘗語羅公仲素云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大體須是曾著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

所爲須是學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古通今爲文章作忠信愿
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
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
其作處責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于道
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才有一
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古通今爲文章或志于忠信
愿慤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
不聞道猶不學也

言道易知道之體用難言道之體用易知道之全體妙用難道者何
陰陽五行萬物萬事之理初非有出于陰陽五行萬物萬事之外者
以形器爲道而不知其有冲漠無朕之體者非也以空虛爲道而不
知其有闔闢無窮之用者非也知其體之無朕而不知其彌綸六合
無毫釐之空缺知其用之無窮而不知其貫通千古無頃刻之閒斷
則其體之全用之妙亦有知之而未盡焉者矣或聞而知之或見而
知之其知之而盡焉者乎生而知之不思而得安而行之不勉而中
者聖人也學而知之思焉而無不得利而行之勉焉而無不中者賢
人也皆知之而盡焉者也學者之學無他亦學乎聖賢所知之道而

已學乎聖賢所知之道無他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已矣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大學明明德之工夫也主敬以立其本則又小學之工夫而大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焉者也程朱子以來誰不知由小學而進于大學然少而習焉壯而勉焉老雖或知之往往未能盡焉何也文靖之言曰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于幽閒靜一之中而超然自得于書言象意之表此讀書之法也不以此爲法而徒于章句訓詁文墨議論之是尙則其于主敬也不過曰有整齊嚴肅而無怠惰縱肆斯可矣其于窮理也不過曰有誦讀記問而無疏脫遺忘斯可矣其于反躬也不過曰有忠信愿慤而無私僞邪慝斯可矣嗚呼是豈知聖賢之學斯道之全體妙用有不但如是而已者乎聖賢之學斯道之全體妙用其何以言之道爲太極造化之樞紐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心爲太極品彙之根柢一物各統體一太極也萬化之流行由于元亨利貞之四德者天地之全體妙用也有人心之全體而後天地之全體始于是而立焉人心之全體少有或虧則天地之全體不能以自立矣有人心之妙用而後天地之妙用始于是而行焉人心之妙用少有或戾則天地之妙用不能以自行矣此參天地贊化育所以不可一日而無聖賢

之道學聖賢之道者不以一身一家一時一世之心爲心而以彌綸六合貫通千古之心爲心不以一身一家一時一世之道爲道而以彌綸六合貫通千古之道爲道則此心爲此道之統宗會元渾乎大德之敦化此道爲此心之汎應曲當脈乎小德之川流其于主敬也必將如對日星如臨淵谷靜而無靜動而無動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而彌綸六合貫通千古之心在其中矣其于窮理也必將探蹟索隱鉤深致遠究事物之準則推造化之本原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而彌綸六合貫通千古之道在其中矣其于反躬也必將以無欲爲一以無息爲誠以日新爲德以富有爲業以一民一物不被其澤爲己任以天下後世不傳此道爲己憂而此心此道之全體妙用皆在其中矣張子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去聖繼絕學爲來世開太平子思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曾子所謂置之而塞天地溥之而橫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是皆吾分之所當爲而吾力之所能爲者文靖所謂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者此也所謂學聖賢之所爲必欲聞聖賢所得之道者此也自非體之以身從容默會而有深功驗之以心超然自得而有餘味者能之乎程子曰莫說道將第一等遜與

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是志也坐春立雪之時身體心驗之舊矣道南之教寧不以是爲先務乎由龜山豫章而延平逮吾朱子大成集焉推其說以教天下後世至明且備若庸嘗取其後集所答劉季章書畫爲四等之圖其一日曰聖賢之學其二等曰仁義名節之學其三等曰辭章之學其四等曰科舉之學有剽竊架漏而不入等者有志于第二等而未能篤實者有志于第一等而不能無過不及之偏者有在二三四等中不安于小成而能勇進于一等者大抵三四等識趣不高奪其舊習雖有甚難而其不變亦自不足爲世輕重惟第二等資質稍高一生謹畏循規守矩向仁慕義不爲不力惜其不知向上更有聖賢之學切于身心而爲事業之根本者焉今之收拾人才推廣聖賢學問血脈正須著力救拔此一等人而不可與其下二等概而視之也若夫聖賢之學無他始由此以爲士終卽此以爲聖人始由此以修身終卽此以平天下卽知此道是天地閒自然之理又知此學是吾人本分之事既能真知而篤信之則其趣向自然正當其志氣自然勇決其工夫次第必能向上尋覓不待他人勸率而自不能已矣不幸而或不遇于世亦

必有以自樂而無所怨悔焉嗚呼所以爲聞道之士也此所謂聖賢之學也文靖曰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若庸亦曰創書院而不講明此道與無書院等爾立軒大夫寧不謂然或問彌綸六合貫通千古者道也聖賢之體是道而欲其彌綸六合貫通千古其可汎然言之而無一定之義乎曰以此心言莫若一誠字誠者五常百行之根柢也以此理言莫若一中字中者應事接物之準則也對而言則此心此理不可偏廢單而言則心不外乎此理理不外乎此心誠可以兼中中亦可以兼誠堯舜禹湯言中誠固在其中中庸通書言誠中亦不在其外朱子謂理只是一箇理舉著全無欠缺且如說著誠則都在誠上說著仁則都在仁上說著忠恕則都在忠恕上只是這箇道理血脈自然貫通其此之謂歟

梓才謹案先生有增廣性理字訓若干條當爲補入

附錄

朱楓林書性理字訓後曰晦庵門人程正思字訓三十條勿齋增廣之爲六門百八十三條今增善字補以蒙齋之訓凡百八十四條德業盡性心正四條訓有未妥僭易數字餘皆元文程敬叔讀書日程八歲未入小學教之讀此甚善但此書四字成言其語既簡約而題